

老兵诡事录

民间异术后人的传奇经历

飞行电熨斗
著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老兵诡事录

民间异术后人的传奇经历

飞行电熨斗 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诡事录：民间异术后人的传奇经历 / 飞行电熨斗著.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9
ISBN 978-7-80769-757-2

I. ①老… II. ①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3434号

老兵诡事录：民间异术后人的传奇经历

飞行电熨斗著

出版策划 博采雅集

责任编辑 宋春 责任校对 范勇毅 装帧设计 刘红刚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发 行 北京博采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10) 52426815 62930660
印 制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 52490855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757-2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王兆阳，笔名飞行电熨斗，实力派文学社团雁北堂成员，知名网络写手、天涯论坛著名作者，已写作逾200万字，著有长篇惊悚小说《金棺噬魂》、短故事合集《我的舅爷叫红星》、科幻小说《新月之海》、悬疑推理小说《午夜救护车》等。

欲了解新书信息、邮购团购、交流合作，
请发邮件至：bcyj-books@vip.163.com

楔子

我爷爷是个怪人。

他早年参加国民党，混了个一官半职，叫什么文书少尉，算军官里面职位最低的，而且还是文职。但爷爷总是很骄傲地跟我说，别看他官小，当年可是负责签收过民主人士捐献了五架飞机的“大单子”。当然，那时候国民党还是打日本鬼子的。

爷爷祖上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不但有钱，而且有知识有文化。记得在家谱上见过，嘉庆年间还有个老祖宗为了给不学无术的儿子找条生路，曾捐了三贯钱给当时的县衙，谋了个九品的城门官差事，貌似还是个候补的。

我大概查了查，三贯钱，也就是三千文钱，应该相当于三两银子。按现在的汇率算，一千元人民币还不到。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早些年万元户就是大户人家，难不成清朝的时候，千元户就算有钱儿了？姑且不去考证这些。

只不过呢，再怎么阔绰的世家，总有败落的时候，清朝还没彻底没落，家里就不成样子了。我爷爷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生的，当时为了生计参了军。

家国天下事暂且不表，先说一说我爷爷遇到过的最离奇的事。这件事他反复讲，所以占据了我很大一部分的童年记忆。

目 录



第一章	老兵诡事	1
第二章	老家灵异事件	33
第三章	舅爷收徒	48
第四章	听舅奶讲怪事	62
第五章	志豪命悬一线	78
第六章	追寻救命伴生树	93
第七章	造纸厂替人消灾	102
第八章	爷爷的袁大头	118
第九章	续阳接命	134
第十章	滔天大祸	142

第十一章	古城轶闻	162
第十二章	灵物黄皮子事件	188
第十三章	临终表白	206
第十四章	极阴之地	220
第十五章	百脉血 汴梁石	234
第十六章	回天乏力	250

第一章 老兵诡事

这是一个灵异故事。

爷爷参军入伍不久，因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很被他的领导看重，没两年就从一个大头兵升到了文书少尉这个位置，专门负责所在部队的文书往来和一些文职后勤工作。按理说这是个好差事，因为那时候的国民党兵，正规部队还可以，像他们这些后来收编的当地军阀武装，战斗力不行，装备更别说了，那就是炮灰的命。

文职，就等于不用去送死，打仗的时候待在后面，等打完了，再冲上去统计一下阵亡名单和缴获、损失的装备就可以了。

规定虽然是这个样子，但不一定总能执行。有一次，由于将官人手不够，部队为了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到豫鲁交界处，就临时抽调我爷爷和另一名文官负责这次押运任务。当然也有一个理由就是，东西送去，还要办交接手续，清点货物，这些事情武官是干不来的。不过，光有当官的自然不行，跟着他们一起的，还有三十多名扛枪的大兵，相当于一个排的兵力。

那年头儿火车慢，按我爷爷的话说，你只要耐力好，会长跑，就算按时开车，晚点个五十分十分钟到都能撵得上。

和我爷爷一起执行这项任务的同僚姓黄，虽然他们俩平时不带兵，也没有武官火爆脾气，但毕竟军衔在这儿摆着，那些当兵的一路上倒也和他们相安无事。



但当时的火车实在太慢，从上午十点左右出发，跑了一天，快到午夜了，才走了一半路程。夜里子时刚过的时候，火车又在一个小车站停下了，司机说是要例行检修，大概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士兵们闲来无事，纷纷下车在附近活动一下，反正就算是突然开了，他们也追得上。我爷爷则和姓黄的同僚坐在闷罐车大门边上，一边抽烟一边探讨这个小车站的地名——“土地陈”。

“一般情况下，小地方取这种名字，最大的原因是迷信，比如说土地公公曾在这里显过灵，而村中又以陈姓居多，或许是百姓自发改的，或许是某些官员改的。”

“当然，不排除是皇帝钦赐的可能性，因为皇帝老儿随便一句话，下面就当圣旨了，改个地名还不是很小事儿一桩？更何况以前如果住的地方名字是皇帝钦赐的，该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儿。”

他们俩正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隐约就听见远处随风传来一阵呜里哇啦的声音。这声音像是人吹奏出来的，听起来虽然单调，却有一定的曲调。只不过我爷爷怎么回忆，也没想出这是用什么乐器奏出来的。西洋乐器在那时候的农村基本上不会出现，唢呐的声音要更嘹亮一些，没有这么低沉，而笛子和箫又没有那么厚重。

倒是他身旁那位年纪稍大的文官听到这个声音后，脸色一变，赶忙站起来朝着外面的大兵喊道：“集合啦——都快点上车！”

喊了几遍，那些大头兵压根连听也不听他的，依然是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抽着烟、聊着天。这个文官的表情逐渐尴尬起来。

那声音越来越近，士兵们也察觉到了，纷纷扭头朝车站的一边瞧去。我爷爷看出他这个同僚可能知道些什么，问道：“这声音是怎么回事儿？刚停了一小会儿，离开车还早呢，你叫他们回来干吗？”

“……”同僚欲言又止，我爷爷那时候也年轻，好奇心强，又追问了两遍，他才说道，“这是出殡的队伍。吹得那个东西叫殓笛，是夜间出殡时吹奏的。我老家有时候也这样做。”

“夜间出殡？”我爷爷惊奇不已，他活了二十来年，头一次听说夜里出殡，而且还是午夜时分。

“对！”那个文官狠狠抽完最后一口烟，说道，“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规矩，在我们老家，只要是横死的人，一般都选在午夜前后出殡。当然，我说的这个横死，是专指被别人故意杀害的。夜间阴气大，才比较容易把他们的魂给送走，防止以后害人。”

“那你让他们回来又是什么意思？”爷爷依然有诸多不解，指着车站上的士兵问道。

“夜间出殡，来的都是亲朋好友，冤死之人就在后面跟着。有外人在，不吉利，非但不吉利，而且还有可能被冤魂上身，是需要回避的。”那名文官解释道。

“哦……”爷爷答应着，却没有当回事儿。虽然他的老家有许多事情更邪乎，但他并不信这些东西，只是敷衍了一下，表示知道了。

眼看士兵们都不听招呼，那名文官也放弃了叫他们回来的打算。可能他也觉得都是军人，人多势众阳气大，对这些邪乎的东西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况且那个年头，当兵本就是件不吉利的事儿，也不在乎多那么一点儿。

很快，出殡的队伍就出现在了车站一侧。借着站台上昏暗的灯光，爷爷看到队伍还不算长，也就十几个人，光是抬棺材的就占了一半。然后有两个打招魂幡的，两个撒纸钱的，两个吹奏殇簫的。

那殇簫说来奇怪，有二尺来长，手腕粗细，通体灰白，吹奏的人需要用两只手同时握着，不像笛子那样，还需要腾出几根手指去按压音孔，看来音调的变化全凭吹奏人的嘴来完成。而这一队人，竟然没有一个披麻戴孝的，只是象征性地都穿着件麻布背心，统一了着装。

队伍的最前面，有一个老道士，发髻盘得挺高，一身灰色道袍脏兮兮的，不知道多久没洗，胡子和头发也都蓬乱地披散着。只见他左手捏了个指诀，一边念念有词，一边带着队伍缓慢前进，还时不时地从肩上的褡裢里抓出一把纸钱，撒向空中。

他撒的纸钱和身后那两个撒的显然不一样，一黄一白，而且道士的黄纸上似乎还画有红色图案。送葬队伍来到了站台，看样子他们是要从这里跨过铁道，去往对面的山坡。因为其他地方都是农田，路并不好走。终于到了近前，老道士显然没想到会停着一列火车，而且还有这么多当兵的，一挥手，队伍停了下来，殇



簾那令人压抑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咳……夜送喜神，望无关人等回避——！”老道士清了清嗓子，又从褡裢中掏出一个三角铁和小铁锤，朗声说完后敲了一下，“叮”一声，颇为清脆。

这些当兵的虽然打仗不一定行，但尸体见多了，谁还在乎这个？于是乎在老道士敲了一声后，过了老半天，只是站在中间的几个人象征性地把路让开，但他们并没有回到车上去的意思。这些家伙显然也想看看这午夜送殡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老道士见没人听招呼，扭脸一瞧，看到了坐在车厢边上的我爷爷他们，投来一束求助的目光。

由于是军官级别的，爷爷他们俩穿得比较讲究，衣服板正、料子好，而且那年头士兵和军官的最大区别就是——军官穿皮鞋。

所以老道士一眼就看出他们两人才是头儿。

同僚见一时僵在这里，赶忙站起来再次喊道：“叫你们回避！没听见吗？都赶紧给我上车！”

总算有人拖着步子慢慢朝列车上走来，但不知道是谁咳嗽了一声，那几个刚迈了两步的又退了回去。

我爷爷也渐渐瞧出来，这些当兵的其实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趁这个机会，让他们两个文官吃吃苦头。说白了，就是要和他俩对着干！

因为文官在部队里一向总被别人瞧不起，特别是最底层的士兵。作为文官，虽然也是官，但吃得穿得都比他们好，发的军饷也比他们多，更重要的是不用去前线打仗，就在后面写写字出出主意就能被长官赏识，是这些大头兵怎么也想不通的。

所以，日积月累，就从最开始的质疑，变成了敌对。现在又逮着这么个机会，这些兵痞摆明了是想难为他们俩。

有人会说，部队里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谁敢以下犯上啊？话是这么说，但是那个时候比较特殊，好多兵以前本来是做土匪的，只不过后来被收编，换了层皮而已，他们这群人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更何况面对的是两个文官，只要别做得太过分，就算任务完成回去告到他们长官那里也不怕！试问哪个当官的不护犊

儿？我自己的兵，怎么打怎么骂都可以，但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

那个同僚也终于怒了，拔出腰间的手枪喝道：“我命令你们！马路上车！！！”
这些兵一而再，再而三地落他的面子，刚才没人也就罢了，现在还当着外人的面，这已经到他容忍的极限了，他再也憋不住了。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回避的问题了，而是在气势上谁能压得住谁。

见他掏枪，士兵们的气势顿时弱了几分。长官掏枪指着当兵的，可以；当兵的敢掏枪指着长官，那就是大忌，回去是要挨军棍的。他们再怎么胡闹，只要我爷爷他们俩掏了枪，这些人也没辙。

这时一个五大三粗的士兵从人群中走出来，我爷爷认得这个人叫马三炮，仗着身子骨壮实，手里又有枪，平时无恶不作。可是这家伙会打仗，死在他手里的日本鬼子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要不是他这个人品行实在太差，恐怕早就当上排长了。

“呵呵，两位长官，”马三炮走过来，笑嘻嘻地对着我爷爷他们俩道，“咱们这次押送的是战备物资，可是关系到前线将士们的吃穿性命，马虎不得！听说最近这一片地方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这些人夜里出殡，搞不好就打算整什么幺蛾子，还是我带着几个兄弟先去查一查吧！”

爷爷本来就不知道是真是假，心想去查一查也好，但他还想听一听身旁同僚的意见，毕竟他能知道殓簋这种乐器，年纪也长，应该可以分辨出来实际情况。

不过这个马三炮虽然走过来说了一大通，看着像是在请示，却没有一点请示的意思，他自个儿把话说完，没等爷爷他俩回答，就立刻转过身，走到士兵中间说道：“来几个人，查一查他们！别是土匪！”

说完话，领着几个人就过去了。

当爷爷的同僚回过神来想要阻止，这些家伙已经端着枪走到出殡的队伍里。查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马三炮心有不甘，突然大声喊道：“再来几个人，把这棺材撬开来瞧瞧！”

“不行！”老道士本以为他们例行检查一下就算过了，谁知道还要开棺验尸，立刻回身护在棺材前，斩钉截铁地道，“任何人都不能打开这口棺材！”

“呦？”马三炮等的就是他这句话，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老道士问，“你该不会和他们是一家人吧？”



“自然不是！贫道受聘而来！”老道士答道。

“既然不是一家，他们家人还没吭声呢，你着个什么急啊？！”马三炮说着，一把推开老道士，手就拍在了棺盖上。

他这一拍，似乎发现了什么，马上低头在棺材上细细查看。搞得连我爷爷都心痒难耐，想知道这家伙在搞什么名堂。

“金……这是金丝？！”马三炮看了半天，随手在棺材上一拽，似乎揪出一根头发丝一样的东西，拿起来借着灯光，边看边说，“金子？”这些当兵的一听到这两字，顿时呼啦啦都围了上去，就连远处看热闹的也忍不住跑了过来。

顿时，出殡的队伍被当兵的挤散了，十几个亲属看着里面被围起的棺材，敢怒不敢言，谁让人家有枪呢！

“别动！！！”老道士见当兵的围上来就要扯那些金丝，大喝一声，抢了过去。我爷爷也是事后才知道，这口棺材外面横着走了七十二根、竖着三十六根全部由纯金打造的丝线。虽然细，但加在一起估计也有一两来重，怪不得这些当兵的要抢。

马三炮这时再次领头出来道：“你不让我们开棺检查，恐怕里面装的不是人吧？”

“我怕你们承受不了开棺的后果！”老道士盯着他，针锋相对。

“哼！不就是死人嘛！爷我见多了！不怕！来啊，把棺材打开！”老道士越是不让看，马三炮就越是来劲儿。

“啪！”一声枪响，爷爷的同僚这时候终于看不过去了，站起来朝天开了一枪。

他也瞧明白了，什么土匪，都是借口，这年头儿土匪都当兵了，哪里还来的土匪？这个马三炮原来就是个土匪。再者说，土匪敢来劫军队的物资？除非他们不想混了。

枪一响可不打紧，送葬的队伍被惊着了，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跑呀！”十几个人瞬间跑得烟消云散，东西扔了一地，连最重要的棺材也不要了。

“马三炮！回来吧，别难为死人！”我爷爷适时地叮嘱他道，话里软中带硬。

“长官！”到这一步了，马三炮自然不会死心，回头喊道，“这个道士说什么也不让看，里面一定有猫腻！我估计不是药品就是军火！这要是让咱们碰上了，可是大功一件啊！如果里面真是死人，兄弟我带上几个人，恭恭敬敬地给人家送

回去！”

“马三炮！记得你的任务，是押送货物！不是盘查老乡！”爷爷身旁的文官跳下车走过去，瞪着马三炮道，“你如果执意要违抗军令，别怪我就地正法了你！”

“怎么？您要崩我啊？”马三炮眉毛一扬，阴阳怪气地道，“没问题，我认！但是请今天的兄弟们做个证，我马三炮是为了确保物资安全，才检查的这一队可疑人员。回去照实告诉老总，就算我老马没白死！”说着，他就要去掀那个棺材盖。

这么一顶大帽子扣下来，我爷爷他们俩也毫无办法。这不是在战场，可以就地枪决逃兵，况且他俩的理由的确不够充分。真杀了他，这些当兵的即使不暴动，回去了也一准儿要告黑状，到时候他们有嘴也说不清。无奈，两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马三炮去掀那棺材盖子。

“啪！”老道士一巴掌按在了棺材盖上，发出一声闷响，不过他看马三炮的眼神此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愤怒，而是毫无情绪，就像是在看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

“你是执意要看？”老道士一字一顿地问道。

“我还就是非看不可！”马三炮算是杠上了。他其实心里应该很清楚，这里的八成是死人。但是这家伙还有个别的心眼儿，外面用金丝圈着的棺材，里面的陪葬品一定不会差！刚好爷爷同僚那一枪把那些送葬的人都吓跑了，这可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不打开顺上几件，他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

“好！好！好！”老道士盯着他看了好久，突然又扭头问走过去的那个文官道，“老总，您这个兵的品性怎么样？”

“品性？……”文官压根儿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愣了好久才说道，“原来就是土匪，现在当了兵也是个兵痞！”马三炮今天多次不给他面子，他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

不过这个姓马的却一点也不介意，还颇有些引以为傲。正是因为他原来的土匪身份，这家伙才能在军营里横行无忌。

“好！”老道士接着道，“那就是咎由自取！贫道没什么好说的，奉劝诸位一句，不想惹祸上身的，最好站在一旁别动这口棺材，告辞！”说完，他甩袖就要走。

“等等！”马三炮这时把流氓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喝住老道士说，“我可



没说放你走，如果这里面的不是死人，你是要跟我们一起走的！去两个兄弟看住他！”

说完，他双手一用力，就将棺材盖掀翻在地。

棺材只有在下葬前才会打上钉子钉死，现在自然是一推就开，棺材上的金丝早让其他几个士兵扯了个七七八八。马三炮的目的在里面，外面的这一小点儿金子他压根不会放在心上。

棺盖“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所有人都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马三炮也慎重起来，慢慢朝里面探头看去。

“哎呀！！”待这家伙看清棺材里面后，突然大叫着往后跳去，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个不轻，他自己却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娘的，真是个死人，还睁着眼，故意吓老子啊！”

“睁着眼？”老道士听他这么说，身子一震，问道，“她……真的是睁着眼的？”

“你自己去看呗！”马三炮探头瞅着棺材里面，心不在焉地道。

“罢了罢了！”老道士的神情顿时萎靡起来，“想死的就去看吧！想要命，就离得远一些！”

说完，他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回身拽着正要上前的马三炮道，“你刚才不是说如果真是死人，就把棺材送回去吗？现在就送！赶快送！你可能还会有活路！”

“嘿嘿，对不起，本人有任务在身，不能耽搁。”马三炮打掉了老道士的手，说道，“我那也是迫不得已，例行检查。顶多一会儿再帮忙把盖子合上，就麻烦您老回去把家属叫来继续吧！”

“你……你……无可救药！”老道士被耍，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又拉着那位文官走到我爷爷跟前，凝重地说道：“二位老总，看你们还算正直，老道士我就多说一句废话，你们千万不要靠近那口棺材！否则性命不保！至于你们那些手下，能不能活着，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告辞！”说完，两手一拱，挥袖而去。爷爷他们两人愣在当地，等回过身来想要找老道士问个清楚，早已没了他的踪影。

再看棺材那里，马三炮早已从里面“淘”了不少好东西，有各种纯金打造，镶着宝石的头饰，还有金戒指、玉镯子、金项链什么的。看样子里面的死者是个女性。

其他士兵见他真捞着了宝贝，连忙一哄而上，生怕落后了什么都抢不着。

但好东西都让马三炮占了先，此时这家伙正一脸坏笑地抱着东西朝我爷爷他俩走来。“我说两位长官，”马三炮得着了值钱货，心情大好，乐呵呵地道，“您二位也别和我这小人置气，这么多东西，你们喜欢哪个，只管拿！咱有钱大家分，我老马绝对不是抠门的人！”说完，他把一捧珠宝送到了我爷爷他们面前。

爷爷还没来得及说话，另一名文官就低吼道：“马三炮，你明抢人家的殉葬之物，这和盗墓有何区别？！你就不怕遭天谴吗？！”他们俩都是读过书的人，对不义之财自然不屑。

“二位爷，别说笑了！”马三炮见爷爷他们没有伸手来拿的意思，一边快速把手缩回去，一边继续懒洋洋地道，“都这年头了，兵荒马乱的，活人都快饿死了，您还管这个？再说是他们送葬的自己跑了，我们不要白不要啊！前两年，那个孙大麻子，不是把慈禧老佛爷的坟也扒了？咱们这算多大的事儿啊？！”

别看这家伙从小没念过一天书，一番话下来，倒是把两个读过书的文官给呛得说不出话来。

“马三炮，”我爷爷思量了好久，终于开口道，“你别忘了那个老道士最后的话，这个队伍，这口棺材，包括这个时间出殡，都是非常不吉利的。你有命拿，倒是有命花才行啊！”

“哈哈！”马三炮仰天打了个哈哈，接道，“长官，咱们是当兵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还怕这个啊？！实话跟您说了，我当兵前，干的就是这个买卖！我老马今天敢拿，就不怕那女人明天来要债！”

另一个文官还想说什么，我爷爷赶忙拉住他道：“行，该说的我们都说了，怎么做，看你们。我只要求一点，最后给人家收拾干净。三分钟后所有人上车集合！”

“得嘞！这事儿交给我您就放心吧！”马三跑一听上头终于松口了，把东西往怀里胡乱一塞，就又冲了回去，嘴里还喊着，“你们这帮兔孙！下手给我轻点，别惊了人家大姑娘的魂儿！”

本来，鉴于马三炮今晚所做的事情，我爷爷他们完全可以以违抗军令、扰民和盗墓数罪并罚，当场枪毙了他。但这家伙一早就打好了算盘，绝不吃独食，而且还发动其他士兵，就连那棺材里的值钱物件，他都故意留下来不少，为的就是让其他人也拿，好给自己打掩护，分担罪责。



如果真要枪毙他，不但其他士兵人心惶惶，搞不好还会兵变。这个重责，可是谁都承受不起的。最后他们俩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求这次押运任务顺利完成就好。

棺材里就那么大的地方，什么能拿，一眼就看见了，那些当兵的没半分钟就哄抢了个干干净净，除了尸首的衣服外，头饰耳环戒指，一个不剩都被他们扒了下来。

快五分钟的时候，所有人才慢悠悠地走回来，在火车旁列队站好，等待长官整顿。

“报数！”我爷爷见来的差不多了，站起来喊道。

“一！……二！……三……四！……三十四，缺一！”当最后一个人报完，爷爷这才发现还少了一个，他没怎么想，搭眼一看，就知道是马三炮不在。

“马三炮呢？！”同僚也一眼看了出来，紧跟着问道。

“嘿嘿呵呵……”士兵们一听两位长官问话，没人回答，反倒都猥琐地笑了起来。

“来啦来啦！”爷爷他俩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就顺着马三炮的声音看见这家伙提着裤子，从棺材那边跑了过来。

“你干什么呢？！”我爷爷心里咯噔一下，厉声问道。

“这家伙的那根东西又不听主子话了呗！”马三炮没张口，倒是离他最近的一名士兵抢着说道。说完，下面一片哄堂大笑。

马三炮不仅不觉得丢人，扎好腰带后，还自豪地挺了挺腰，照着那个“打小报告”的人脑袋上就是一巴掌，但谁都看得出来，纯粹是象征性地打着玩。

“就你个龟孙长舌头了不是？！”虽然骂骂咧咧，但这家伙一脸满足的笑意。

“马三炮！看上人家了，就扛回去当婆娘呗！多好啊！不吃你的不花你的，什么时候想了，脱裤子就行！”队伍另一头不知道是谁喊道，又是引来一片更大的笑声。

“行啊！”马三炮一听，正色道，“放几天，我就给你扛去吧？！”

笑声再次高了一个调。

“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另一个文官实在忍不住了，手按在枪匣子上就要